

漫步于苏州园林,与一群伟大匠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

一峰太华千寻 一勺江湖万里



江苏苏州留园奇石:冠云峰。

视觉中国

■王新禧

香山帮,乍闻其名,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帮派。其实,香山帮是一个根植于苏州胥口镇香山的建筑工匠团体。作为吴文化的摇篮之一,坐落于太湖之滨的香山孕育了无数杰出的建筑工匠。明朝初年,御赐绰号“副鲁班”的一代建筑巨匠蒯祥,带领一帮涵盖了古建筑全工种的香山老乡,以顶尖匠人的身姿,参与了北京紫禁城、天安门等标志性建筑的营造,取得了建筑领域的辉煌成就,影响深远。香山帮由是聚合成形,成为明清大型建筑工程的首选明星天团。

从皇家宫殿到私家园林,香山帮以其高超精湛的技艺,在众多宏伟、精雅的建筑中留下了深刻印记。其中尤以苏州园林最具代表性。

苏州的园林有一大特点:主人都是志趣高雅、品行不邪的文人。他们习诗善画、名士风流,虽不会锯木架梁、砌砖造屋,但眼光出尘、远迈俗流,所谓“主人无俗态,筑圃见文心”便是如此。这样一个群体起园造楼,选择的工匠绝不能仅仅是体力劳动者,更须是深谙设计美学的通识之才。环顾天下,能胜任文士们“以诗入园、以画布局”理念的,也唯有“江南木工巧匠,皆出香山”的香山帮了。

宋室南渡后,苏州私家园林数量暴增,遍布府城及周边县乡镇。到了明代,苏州的造园热潮愈发旺盛,据《苏州府志》记载,其中由香山帮建造的大小园林多达271处,著名的拙政园、留园、艺圃、天平山庄等园林都建于这一时期。

文人大兴土木,携携匠人大显身手。香山帮技艺之精绝,首在其分工之细致。园林的兴建过程极为繁复,是一个集设计、施工、装饰于一体的完整体系。古建八大作——“瓦木石扎土,油漆彩画糊”,每一个领域,香山帮都有专门的匠人负责,且大多是毕生专精一技,不涉其他。以木匠为

例,分“大木”和“小木”,前者负责立柱上梁、架梁、铺椽、做斗拱,形成建筑物的骨架;后者负责门板、挂落、窗格、地罩、栏杆、隔扇、吴王靠等木器装修。至于瓦工分“泥水”和“砖细”、石工分“粗石”和“细石”、漆工分油漆和彩画等,更是工种多般,人才迭出。他们人人术业有专攻,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,令诸多园林都留下他们匠匠心独运,又群策群力的印记。

当然,要将胸中丘壑,纸上蓝图化为地上现实,仅仅有出众的手艺可不行,还要有“文艺细胞”。文人雅士们提出了“芥子纳须弥”“师法自然”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等美学理念,但这些抽象的诗词、写意的画境,该如何转化为可居、可游、可感的实体空间呢?香山匠人们虽未必能吟诗作画,可长期与文人阶层紧密共生的关系,使他们可以深刻理解文人的生活情趣和精神世界。他们读得懂倪瓒山水画的空灵,悟得透文徵明书法的气韵,更能将这份意境用砖石木瓦加以诠释。人文的浸润,令他们从“匠人”变成了“解人”,于是斧凿之间,流淌的不再是冰冷的技艺,而是温热的文心与画意。

汇集了所有苏州园林之长的拙政园,香山帮在这里大展身手。文徵明是初代园主王献臣的好友,一起参与了园子的规划设计,并绘有《拙政园三十一景图》。这三十一景包含了楼、亭、轩、榭、池、台、坞、涧,每一处都体现了设计者深厚的文化素养。香山帮深度配合,在叠石理水、掇山植树、屋宇布局、家具陈列、匾额楹联安放各方面,都秉承园主意志,贯彻实行。譬如,王献臣营建第二十七景“芭蕉槛”时,香山工匠懂得如何选取叶形舒展的芭蕉,如何安置在石前以形成最佳的观赏效果,又如何通过引导让雨水恰好滴落芭蕉上,奏出清响。这超越了单纯的植物种植,而是对画面、声音、意境的综合塑造。在此,匠人与文人已不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,而是实现共同美学理想的“合伙人”。

经过长达十六年的缩天移地,香山工匠令人叹服地协助王献臣打造出一座疏朗开阔、池广树茂的苏州第一园。园中以水为主,造景天真,精华所在的中部既有四面长窗透空、风光舒展的主体远香堂;又有南窗北槛,两面临水的“小沧浪”与宛如长虹的“小飞虹”,它们和得真亭、听松风处一道,依水围合成清幽水院。桥廊轩榭,八面玲珑,是典型的香山帮开放式建构法。

拙政园中变化多端的亭子,尤能体现香山帮造园技巧:建在复廊的倚虹亭,体量轻盈,四面临空,登亭观赏,东西两面尽是佳景;乃园林中借景和对景的佳妙范例;宜两亭,高逾云墙,可观赏到两面的楼阁画廊,是“隔院邻借”的佳例;扇亭,一面依山,三面傍水,亭子平面作扇形,两侧面夹角形成的视角可观赏水池对面的起伏池廊。这种运用远近、内外互相借景、框景、对景,达到四面有景、处处入画效果的手法,香山工匠运用起来,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
拙政园此后屡易其主,虽经分割演变,但总体格局仍在,也都由香山帮参与整修。晚清时,盐商张履谦购得该园西部后,改建为补园,请香山帮增建了几大建筑群。其中卅六鸳鸯馆采用鸳鸯厅形式,设计十分奇特,能于一个空间内创造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南厅向阳,挡风聚暖,宜于冬春住;北厅背阳,外有荷池,池水可降温,清凉爽快,宜于夏秋住。“一日之内,一官之间,而气候不齐”,这种通而不同的复合空间设计,正是香山帮的巧思之一,在怡园的藕香榭和锄月轩、留园的林泉耆硕之馆、狮子林的燕誉堂中都得到了运用。

以“多方胜景,咫尺山林”的精妙布局闻名遐迩的留园,也曾历经多次改扩建,其间亦频繁调动着香山工匠的身影。从明嘉靖徐泰时始建东园,到清嘉庆刘恕改筑刘园,再到同治时盛宣怀大规模扩建并定名留园,这座

园林不仅展现了山峦林木的宁静与深远,更在曲折的景区中蕴含了无尽趣味。它的空间营造,堂宇轩豁、廊庑周环,尤以窗景、框景最富特色,堪称香山帮造园理念的巅峰实践。

香山帮在留园中摒弃了平铺直叙的布局,利用云墙和建筑群将园林分为东西中北四部分,每一部分既相互独立又彼此渗透,虚实相间、藏露互引,形成“步移景异”的奇妙体验。这里每一处亭桥楼榭,都暗藏着匠人们对“材美工巧”的追求。比如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厅堂”的五峰仙馆,其梁架结构完全采用了香山帮标志性的榫卯工艺,不用一钉一铆,仅凭木材的凹凸咬合便稳固相连,历经数百年风雨仍完好无损。还有号称“峰石之冠”的奇石冠云峰,高逾六米,“瘦、皱、皴、漏、透”四美兼备,孤高挺拔、姿态清奇。香山匠人在堆叠它时,顺应石材的天然形态,仅用几块配石便巧妙衬托其身姿,令孤峰不孤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冠云峰的重心设计极为精准,历经数百年风雨仍稳如磐石,这背后正是香山匠人对石材物理特性的精准把握,以及“拼接垫压”的娴熟技艺在支撑。

尽管大部分香山工匠都默默无闻,但他们的宝贵经验都经由尊敬、信赖他们的文人在著作中传承了下来。计成的《园冶》、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,整理总结了香山帮的建筑理论与艺术成就,集中反映了当时香山帮造园技法的最高水平,对中国乃至世界园林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“一峰则太华千寻,一勺则江湖万里。”今天,当我们漫步于苏州园林,细细感受由一桥、一水、一花、一亭、一石、一栏构建的独属于江南的美感时,我们不仅是在欣赏园景,更是在与一群伟大的匠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,感受他们以匠心之道赋予园林的风骨、灵性 with 深情。那一座座让世人惊叹的建筑杰作,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,更在园林艺术史上绽放出绚烂的文化光芒。2009年,“香山帮”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“联合国非遗代表作名录”,古艺新彰,当之无愧!

■何婉玲

北宋诗人潘阆在《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晚泊渔浦》一诗中,描绘了当时萧山一带的渔江晚景。潘阆虽不是杭州人,但曾寓居钱塘,大约同白居易一样“未能抛得杭州去”,便把杭州当作了第二故乡。诗人客居外地许久,再次归杭已是满头白发,当他独自乘舟从桐庐到钱塘,看到“新月无朗照,落日有余晖。渔浦风水急,龙山烟火微”的景象,顿生浓郁的归思之情。

“渔浦”在萧山西南,唐朝时就已是重要渡口。傍晚时分,月亮刚刚升起,夕阳刚刚落下,西斜的余晖落在江面上,像铺了一条亮红色绸缎。渔浦岸边,泊满了归航的渔船,卧龙山的山脚升腾起淡淡炊烟。

萧山这地方本就是襟江带海。钱塘江浩浩汤汤,向东而行;湘湖碧波荡漾,野趣横生。宋时的萧山,渔业活动已非常频繁。

在最近临安博物馆举办的“发现杭州——2024年度杭州考古成果展”中,我不经意间被一个出土于萧山金家浜遗址的北宋粗瓷钵吸引。这个瓷钵内侧,分别刻画着一条鱼、一只蟹、一只龟,三者都是水生动物,落笔质朴粗糙,看起来好似孩童手绘,但鱼的鳞片、蟹的两螯、龟的四足却生动朴实,清晰能辨。波浪形的水波纹荡漾在其中,用笔随意,好似无心绘就。

这个钵让我回想起历史上的萧山。“其地之所产:有竹、有橘、有桃李、有杨梅、有菱、有菱、有荇、有茶、有橙、有鲈鱼,鱼如松江,多且肥,故自陶以外皆樵与渔,则一日之所资生不下百金,一人之拮据足以供给。”也就是说,这片土地,果蔬丰富,鱼多肥美,当地人除了从事制陶行业,皆以砍柴和渔业为生,一日收入不下百金,足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。

瓷钵中的水生动物刻画便是当地渔业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吧。有意思的是,在瓷钵内壁,鱼的下方还有一小幅刻画,用笔依旧粗糙,朋友惊喜地拉着我说:看,像不像一只水母?我透过玻璃橱窗细看,隐约能见一个碗状伞盖,以及一条条辐射状排列的丝状触手,确实有些像一只小水母。

北宋时的萧山,江河交汇,水网密布,水质优越,海塘的修筑已有千年历史,当地工匠是不是真的见过水母,所以将其刻画进瓷钵里?

我带着疑问找到了萧山区金家浜

■周华诚

从城市脱身,一脚踏入1700年历史的灵隐寺和周边山林,便如步入一片时光隐匿之地。

夏天,我曾随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的邵群老师,在灵隐寺飞来峰观石刻造像。邵老师曾参与创作《西湖摩崖萃珍一百品》,她讲解石刻,深入浅出,娓娓道来,将每一处摩崖、每一尊造像都讲得令人心驰神荡。

歇场之后,我便离了众人,独自寻访几棵古树。灵隐的古树众多,有麻栎、银杏、枫香、珊瑚朴、黄连木、香樟等等,树龄5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有5株,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,一株是麻栎树,树龄500年以上;一株是七叶树,树龄约600年。

寻访古树,树高林深,愈行愈幽。这时渐渐发觉,不只晨钟暮鼓,更有那蓊郁苍劲的古树,已将悠远的祥意一点一点地浸润了。

2025年11月19日,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发布通告,宣布自下个月起,灵隐飞来峰景区(含灵隐寺、永福寺、韬光寺)将免票开放。届时,我建议你可以去看看这些古树。

这株麻栎树,在灵隐寺山门“咫尺西天”照壁附近,可谓入口区域的标志性景观。游人踏入灵隐,若在照壁前留影,目力便不由自主会被这株麻栎古树所吸引。“咫尺西天”四字和一棵古树将尘世轻轻隔开来。

这株树静默矗立,树干粗壮,树皮沧桑,在它面前,“咫尺西天”似乎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,因这棵树便是生动注脚。

麻栎树属壳斗科栎属,落叶乔木。早在先秦以前,在古老的《诗经》时代,人们就把麻栎树视为圣树、社树。在举行祭祀活动时,人们在麻栎树下歌舞,因此,麻栎树古人即是音乐的象征。想来,在数千年的岁月里,它的祖先也曾见证人类在神树下最本真的歌舞祈祷。这源自华夏文明深处的古老基因,与佛国的庄严在此地奇妙交融。作为灵隐寺入口的守护者,它似乎是一种仪式感,安静地提醒每位来到此处的人,应该心存敬意。

我后来才知道,麻栎树在灵隐其实

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负责人王鹏老师。根据他的推断,这些辐射状排列的曲线形纹路应是水波纹。

他说,当时刚看到这个器物时,里面装满了土,不知道钵内有纹饰。清洗后看到这些刻画,觉得挺奇特的。从瓷钵的型式来看,外表没有施釉,烧烧定型后,制作者趁它还未干时,在里面刻了这些纹饰。在那个时期,有的器物上会绘有一些动物纹饰,但像这种将三种水生动物组合放在一起,还是比较罕见的,可能是工匠的临时发挥。

与这个瓷钵一同出现在墓中的,还有一个瓷瓶以及一些钱币。结合陪葬器物 and 出土钱币推断,墓主为北宋中晚期人,是一个普通平民。

萧山金家浜这片考古现场,原本是一处农村自建房,因要拆迁改造,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将考古工作前置,在2022年6月的考古勘探中发现了这处遗址,并于2023年1月正式进行考古发掘,遗址总面积9400平方米。两年时间里,考古队便发掘了7000平方米。

从现场考古来看,这块土地从春秋早期到明清时期一直有人类活动的遗迹。春秋时期的台地、东晋时期的砖瓦窑,到了唐代,已有大批人群在此活动,聚集成一个小村落,留下很多瓷器;到了北宋,这个地方荒废了,成为一个小型墓地;元明清时期,它又成为村落,并有较大的房子在此建造。

遗址中出土的印纹陶和原始瓷,是萧山作为陶瓷发源地的重要印证;中晚唐时期,来自不同窑口的大量青瓷反映出该区域曾是一处重要的陶瓷消费地……

有人说,去一座城市,唯菜场和博物馆不可错过。逛菜场可识今世,逛博物馆可知过去。

我们为什么会“过去的东西”感兴趣?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的谢觅之老师说,也许是因为“过去的东西”有着“物”被时间包裹,渐渐积蓄成“文明”的模样。我们观看“过去的东西”,本质上是在穿透历史、看进模因、拆开那一层层物和思想的包裹,从而去获得“过去的他们是什么样子”“今天的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”的部分答案,并逐渐形成及进入自我“物观”和“审美”体系的过程。

去博物馆看看这座城市“新鲜”出土的文物遗存,从一只绘着鱼、龟、蟹的普通瓷钵,去追忆过去人们的生活日常,去怀想同一片土地,曾经的渔舟唱晚、舟楫千帆。

不止一株,仅灵隐飞来峰附近,便至少10株麻栎古树。于是,这里便有了一个“麻栎古树文化公园”。

立夏时节,灵隐一带许多绿树在树顶开花,这花很有特色,一来束洁白的圆锥形花序向上举着,像是烛台,又有点像宝塔。这是七叶树开花了。七叶树开花,很多杭州人会在朋友圈里晒图。

七叶树,顾名思义,其树叶有七个叶片,形似手掌。它的花很有特色,像是手掌里托着一座浅白色的宝塔。宝塔亭亭立于枝梢,在漫山遍野的绿意中,很是圣洁明亮。七叶树自古和佛教渊源深厚。在印度王舍城,有一岩石洞窟,周围长满七叶树。这里又叫七叶岩,七叶窟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精舍。后世弟子迦叶尊者也在此会五百贤圣,安居三月,说佛法论,第一次总结经典,亦是在七叶窟中。所以佛教中也称七叶树为佛树。

传说,灵隐开山祖师慧理禅师从西域带来的“西果树”,便是此树在中土的缘起。灵隐寺内最长年的七叶树树龄600年,位于紫竹林中。面对这棵古老的佛树,心中敬意顿生,谁能想到,那源自天竺的法脉,竟在一棵树的年轮里,于江南的烟雨下扎下深根,生生不息。

我以为七叶树只有一两棵,结果工作人员告诉我,大大小小两百多棵。真好。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无数,蓬勃生机,到了夏天开花时,满树都是玲珑的佛塔。

这形与意的契合,看来绝非偶然。立于树下,静听树叶的声响,沙沙有声,似在说法。

灵隐寺平时其实还是喧闹而拥挤的,尤其是节假日,游客实在太多了。而面对石窟造像,或面对一棵古树时,心却能一下子静下来。

看罢古树,顺道到直指堂观展,无意中见到翁同龢所书的一副对联:“近闻梨枣同时种,长与松杉守岁寒。”此联仿佛是一个跨越时空的隐喻,说的是文化的传承,如同这些古树的生长,须耐得岁月久长,耐得岁寒风霜,方能生生不息。

想到,这千年古刹与古树,相依相守,宁静悠远,不仅是灵隐的风景,更是灵隐的意境。

河埠上的江南密码

■李克刚

五岁那年夏天,暑气裹着河水的湿润漫上岸,母亲牵着我的手第一次踏上家乡的河埠。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,我走到覆着油腻苔痕的最底下一级时,脚底一滑,差点掉进河里,吓得死死攥住母亲的衣角。她温热的巴掌紧紧回握:“慢点走,这河埠的石头还欺生呢。”

那天,母亲蹲在石阶上淘米。竹箩里的米粒在清水中翻滚,浑浊的米汤顺着箩眼淌进河里,引得几尾小鱼凑过来啄食,风里飘着河水的腥甜与米香,这便是我对河埠最初的记忆。

家乡的河埠藏着千姿百态的模样,散落在镇子的大港小河边。最常见的是青石板顺着石驳岸斜斜伸入水中,石阶被脚步磨得凹凸不平,每一级都印着水乡人的脚印;有些“悬空滩渡”将石板嵌进石驳岸,不占岸边寸土,埠影倒映碧波,尽显水与水的韵律;还有“隐身滩渡”藏在屋后,延伸至河面,能遮阳避雨,洗衣时遇上阵雨也无须慌忙。这些河埠用料寻常,样式却各有巧思,像水乡人的日子,朴素里藏着精致,藏着烟火气。

河埠是水乡人离不开的生活舞台,清晨天刚蒙蒙亮,这里就热闹起来。张家阿婆端着木盆洗衣,棒槌“砰

砰”声顺着河水飘远;李家阿公蹲在埠边修渔网,竹梭翻飞间与船家搭几句吴侬软语。母亲常提着碗筷或脏衣服,和邻里姑娘们聚在石阶上,双手在凉水里麻利搓洗,从青丝洗到白发,日复一日将平凡日子浸在河水与石阶间。我坐在一旁石板上,看她们拉家常,闲话混着水流声,成了童年最熟悉的背景音。

对我来说,河埠更是童年乐园。母亲忙碌时,我最爱玩“陷阱”游戏:把鱼骨蟹壳放进竹篮,压上青砖沉到水下石阶,等待半晌,猛地拎起,总能收获活蹦乱跳的小鱼、虾米,偶尔还有小蟹或黄鳝,这样的鲜活趣味能让我开心一下午。

河埠的热闹里藏着水乡滋味与深情。傍晚,母亲会在老槐树下摆桌,端上刚捞的河虾,淋上生抽、香油,鲜香勾人;卖热豆腐干的担子路过,“笃笃”梆子声里,我拽着母亲衣角撒娇买东,蹲在石阶上蘸着豆瓣酱吃,看夕阳将河水染成橘红。

最热闹的当数娶亲。水乡嫁女靠“喜船”迎亲,喜船驶来,锣鼓鞭炮声顺着水流响彻两岸。船一靠埠,新郎舅舅便将盖红头巾的新娘抱上岸。四邻八舍挤在河埠两岸,踮脚张望,孩子们在大人腿间窜来窜去,盯着撒喜糖的人,抢到一颗攥在手里,甜意从舌尖漫到心里。



悬空滩渡。 均 受访者供图



隐身滩渡。

河埠也藏着别离与牵挂。七岁那年,父亲要去天津工作,清晨天未亮透,母亲牵着我站在河埠上,看父亲提着行李登上乌篷船。船家摇橹驶离,母亲站在石阶上凝望,直到船变成小黑点消失在河道尽头,眼里噙着泪水。她紧紧抱着我哽咽:“不管走多远,河在、河埠在,人就总能寻着回来。”那时我懂深意,只觉心里酸酸的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我想起老宅,便迫不及待往河边跑。曾经热闹的河埠石缝里长了杂草,洗洗涮涮的身影、往来船只都成了回忆。还好青石板河埠仍在,只是比记忆里短小些,青苔更密,老槐树更粗壮了。一位白发阿婆正蹲在这儿洗菜,神情安